

# 裴家志士略傳

楚狂

天下事之所以難能而可貴者。不在於有事之後。肆論是非。而在於未事之先。燭知機變。不在於雷聲震撼之日。附和喧囂。而在於一波未起之前。預占風候。故先覺之難。古今東西均認為最難之事也。余嘗蒿目時艱。傷心往事。於北圻得二先覺焉。深為之欵慕。莫置。不得不表揚於世。俾後世人之所景仰。二先覺者誰。即志士裴援裴拉二先生是也。二先生為太平省建昌府直定縣程浦社人。以嗣德初生於裴氏之門。蓋同胞兄弟者也。裴援先生字孟翼。生而俊穎慷慨異常。當少年讀書之時。夙已觀察時事。審度機宜。預為他日入世致用之地。至嗣德二十一年舉於鄉。隨於明年春赴京會試。弗得志。然以一介少年。悲時憫世。雄心壯氣。動及宸聰。蒙召殿見。俯詢時局。先生平生壹鬱不平之氣。始得於階前盈尺之地。吐氣揚眉。如魚得水。如龍有雲。其喜可知也。先生一蒙下問。即陳奏通商諸事宜。蓋洞見十九世紀之末。歐風美雨。咄咄逼來。東之日本。西之暹羅。皆開放門戶。締結通商條約。又多派人遊歷外洋。觀察以為對外應付之策。我國以彈丸黑子之地。介於南海航路。南之印度。新嘉坡。北之香港。上海所往來必由之地。豈能以閉關鎖港之手段。而能免於交涉者乎。故條奏之際。諄諄先以開港為言。無如我國人閉門自大之風。夙已深印入腦筋。故一聞先生之言。均生蜀日越雪之感。其不得見於實行。固其宜也。先生又情願如西博訪政體。買各國書籍。回以供研究。以我國人裹足不前之俗。乃欲開眼放步。一往而前。其氣可謂勇矣。然終不蒙允準。後先生遍往中國各商埠。如廣州。香港。廈門。上海。天津。各地觀察三年。歸來又請開商政局。蒙補為商政衙參辦。俗因稱爲翁參時海匪肆擾。先生又奏請設巡載衙。以巡哨洋面。保護商船。其他條奏者多。均未見之實行。而先

生竟已于嗣德二十九年以病卒于京。噫先生以英穎拔俗之資一往無前之志而彼蒼竟短其壽命豈造物之妬才亦與人類同其惡態而然耶不然何以嗣德時代所稱爲識時之傑者厥有二人卽阮長祚先生與先生是也先生得第後之第三年阮長祚先生卽棄世年僅四十一先生在京亦僅八九載竟齋志以沒吾人今日尙論古人未嘗不於此深爲我祖邦致慨者也。

先生在京之蒙見知其爲之先容者蓋藉有北寧阮公思問事事爲之奏薦提達亦猶陳公踐誠之於阮長祚先生者也雖陳阮二公之奏薦諸摺幾經風波弗見傳於世然觀舉其所知亦足以證陳阮二公之知人頗具有卓識非如其他庸碌無知者所可同日論也孟翼先生在京時曾遍往諸鄰省觀察時局其往廣南阮公思問臨別贈言以壯行色據之石農詩集所載有送孟翼之廣南二首云「何事辭家久居然抱世憂側身天地濶瀝血鬼神謀談笑才難盡騰騫志未酬風雲開塞北孤雁莫淹留」「風雨歲將暮飄然更向天涯萬里意燈下半宵談黃石書猶在元龍氣益酣會須聯馬首觀海到蒲甘」

又至日與孟翼舟中夜飲詩云「寒夜微陽雨乍晴江闊寂寞一舟橫三年海外風霜苦半醉燈前肺腑傾收到棋枰觀世局棄餘鷄肋笑吾生興閑耳熱還歸去正是譙樓四鼓聲」

又感事詩云「北極風烟久不聞江南作賦子山哀海將又及千年淺人是曾經百折來絕域頻煩金馬使中天依舊涼鷹臺誰能浪迹乾坤外研取乖龍下酒杯」此乃對孟翼先生事有感而作也又順安汎舟中詩云「邵陽宮殿鎖烟波一棹天妃廟外過沙市風昏潮上急紅樓雲霽月明多倚篷遠浦千山色欹枕鄰船半夜歌豪氣元龍呼不起滄溟擊楫恨如何」其自註有云「孟翼昔嘗

與予約順安觀海。不果。今孟翼羽化已三年矣。感念疇昔。悠然興懷。一觀此足知當時阮公與先生相知之深。相期之殷。而其愛國傷時一片苦心。彼此均具有深感。宜其公事事均爲之提達奏薦。然終不見拔擢。至使孟翼齋志以沒。其可慨爲何如也。

孟翼先生弟裴拉先生亦當時愛國一志士也。當孟翼先生遍往中國時。每去必與先生偕。海角天涯。一家兄弟。他鄉風雨辛酸。與俱。或時登五羊觀音塔。南瞻故國。淚洒盈襟。或時上香港太平山俯瞰大洋長歌當哭。其可歌可泣可悲可憤之境遇。不一而足。噫。我國當嗣德時代。君耽詞章。臣謀苟全民。怯專制。舉國皆如夢如醉。如聾如癡。或埋首於科名。或醉心於溫飽。無所謂愛國。無所謂憂時。無所謂不平。無所謂知恥。而君家兄弟。乃飄然遠颺。長嘯於海外。冀爲祖國効力。其高見遠識。及雄心毅力。令吾人今日一念及之。不覺爲之崇拜羨慕。不置孟翼先生沒後。裴拉先生猶時時辯髮華裝。淹留海外。時與英美各國人縱談天下事故。裴拉先生最長華語。而阮思儕公時得知海外消息。及書報。皆先生之力也。裴拉先生或因事羈留合浦縣珠場司未還。思儕公有感懷一首云。  
 一百憂如爛草。連日雨聲中宦海。頭將白。青山夢已空。窗蕉晨氣綠。爐火血光紅。忽憶珠場客。天涯臥一篷。一蓋傷時憶別之作也。先生每次歸國。卽復束髮南裝。以避時人耳目。後以多年勞勞爲國盡瘁。竟一病不起。素志未能見之實行。吁可悲已。

余於二裴歷史。未能得其詳。姑俟異日調查。再行詳述。今只就其識時之見及愛國之誠。知人之所未知。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表而彰之。以慰平生崇拜豪傑之微意耳。

# ▲玉欣公主逸事

玉欣公主乃顯宗皇帝第九皇女。而西山太祖武皇帝之右宮皇后也。后母乃北寧東岸縣扶寧社人名阮氏玄。入侍黎帝以景興三十二年生公主於宮中。主姿色絕世。德行俱優。帝最鍾愛之。常曰。此女來日當嫁爲王妃。不當嫁與尋常駙馬。及西山主提數萬兵北來。尊扶黎祚。因鵬嶺侯阮有整之周旋。結黎阮二姓之親。帝乃嫁與西山主。西山主具黃金二百兩。綵緞二十端。陳設兵杖旗幟。使侍臣捧奏本詣萬壽殿請婚。帝使皇子崇讓公接受。告於太廟。次日又命皇親妃主諸位與文武諸臣各具車馬候殿門外。俟送公主歸于鄭府。乃西山主所住蹕之處也。西山主又差官具奏本請迎婚。使衛兵立街衢兩邊。自殿門至府門。儀衛甚盛。京中士女觀者如堵。咸以爲古今曠事。公主至府門。西山主乘金龍轎出迎。一如家人禮。主入宮。西山主設内外宴。宴諸皇親妃主與文武諸臣。宴畢。西山主又別具白金二百兩設贈。送至府門外。諸臣歸會於禮部公堂。咸曰天子得佳婿。我南國從今有婚姻國。公主時年方十六歲。初歸猶懷羞惡。既而安之。與西山主進謁太廟。列先皇帝禮畢。聯駕而歸。西山主性驕矜。謂公主曰。皇家子女諸位。幾似公主如此榮花。公主曰。皇家祿簡。黎自鄭主稱王以後。只置一千社爲耳。西山主大悅。及黎帝疾篤。公主請西山主入侍疾。西山主辭曰。今我之於皇上。義同父子。我誠欲及上。在時瞻觀清光。叙其戀慕之情。第我初自遠來。國人未必盡信。使我來而宮車宴駕。無乃遺我以無窮之謗耶。主第歸侍。對諸兄弟說俾各諒我此意。主乃辭歸。是夕帝神氣清爽。召皇嗣孫即昭統帝

囑以國家大事。又召公主教以婦道。丁寧周至。隨崩于正寢殿。朝議立皇嗣孫。使人告於西山主。西主不許。蓋先是主歸西山西主嘗遍問諸皇子之賢否。公主一一實告。又問皇嗣孫人品如何。主未脫婦女常情。自以爲兄親於侄。恐皇嗣孫奪宗讓公之位。乃曰嗣孫人品庸常不足以當大位。由是西主意不悅皇嗣孫。故不之許。使者回。朝議紛紛未決。忽坐中一人大聲曰。嗣孫不立。天下必亂。黎氏必亡。咎在公主。公主寔誤社稷大計。當去其屬籍。任公主歸西山。安享富貴。吾族中不乏此一人。視之則皇親旺郡公也。主大懼。乃歸請與西山主。西主乃許之。後西山主南歸。卽皇帝位。封公主爲右宮皇后。西山主舉行四旬萬壽慶節。公主上表賀云。茲遇天壽慶節。清商應律。華渚在時。玉樹飄香。碧桃獻長生之果。銀蟾吐艷。冰壺開復旦之華。紫靄濃而閨閣騰芳。瑞氣爽而褕翟增色。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瑞氣呈祥。葱鬱鳳麟之彩。光天闡朗。昭回翼軫之墟。桂殿博香。椒庭溢慶。欽惟皇帝陛下才高千古。德配兩儀。恭天丕振武功。西土賁興王之事業。時夏肆陳懿德。東郊完定國之規模。赤日明而顯。若有孚。壽星耀而瞻。依共仰。辰樞電繞。光浮萬壽之杯。闔闔雲開。瑩徹千秋之鏡。四序常調。玉燭億年。永奠金甌。臣德忝關雎。仁慚樛木。中闈近陪珍坐。拜瞻八千春初紀之仙籞。內庭密邇韶音。塵祝千萬歲無疆之鼎祚。

又端陽令節。西山內庭奉賀公主表文云。茲欽遇端陽令節。蒼玉呈輝。黃宗顯瑞。日纏東井。光開正午之陽。斗指南杓。彩焰中天之婺。稟芳時之協吉。洵禁掖之同懽。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坤元載厚。式端閨閣之儀型。姤月澄熹。景仰宮庭之履祉。香濃蘭珮。喜溢桂宮。欽惟皇后陛下。玉葉流輝。銀潢

衍派魚貫順章。澣服懿問昭百兩之肅雍。鷄鳴勤相宵裘。初基贊一戎之繙造。齊治允毗聖政。中和長發天光。午律諧阜物之音。鶴首應珍琴而燦爛。申休衍裕昆之慶。麟趾同瓜瓞以延綿。臣忝列香行。仰蒙萱蔭。賦皇華於北闕。溫清塵萬里之思。瞻桃實於西筵。升恆獻億年之祝。又一摺云。茲欽遇端陽令節。芝呈上瑞。蘭出清香。葭管流炎。玉律中五音之徵。榴花挺秀。金爐陶四德之亨。長養匀而塈宇同歡。祥光燦而庭階協慶。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形管宣徽。端莊仰珩琚之範。朱明薦祉。和衍增宮閣之輝。馥集坤崕。歡騰震榜。欽惟皇后陛下。天潢衍潤。月德齊光。琴依雅穆。清風宣書。美易基之懿鑠。眉袖勤襄大業。婉夏興周造之崇鴻。宜桃不闡芳猷。繁葛疊臻景嘏。褕衣應佳時而耀彩。鳴珮和解阜之聲。竹榻迎順令以呈祥。盈升衍蕃昌之緒。臣濫叨珠愛。仰荷玉成。長秋遙望宸圍。光大寶資於至德。永夏拜瞻佳會。綏將曷整於名言。公主在富春。生子女數人。纔及七年。而西山主崩。公主有撰國音祭文一篇。以祭之中多警句。迄今讀之。猶如怨如訴。令人爲之悵然。觀此可知公主色才兼優。其出衆者遠矣。及景盛帝卽位。國事日非。帝以左后之子卽位以後。事事皆委之舅氏裴曰宣。曰宣弄權。民心日離。纔及九年。而國亡。西山種族。遂無子遺。公主以黎帝之女。得免於難。時年已達三十二歲。然姿色之美。未嘗少減。本朝世祖皇帝。又置之掖庭。使供侍奉。羣臣或以爲主乃西山之餘物。而諫之。帝曰。今之土地人民。無一而非西山餘物。則將奈之何。後許北歸。從母氏鄉貫住。於北寧而終焉。攷主少則爲皇女。長則爲皇后。繼爲皇太后。其一生之榮耀。可謂極矣。及其晚年。不免於流落。想主於此時。撫今思昔。觸景興懷。寧不悵然嗟造物之弄人。靡所不至。而生無窮之感歟。

# 西湖先生略史

先生姓潘。諱周楨。字希瑪。號西湖。廣南河東縣人也。少而俊穎。私淑於鄉。早有文名。及長游於庠學。力大進。聲名藉甚。雖一介書生。而一時學子已仰之如山斗。以成泰庚子年舉於鄉。辛丑年中乙進士。炤例補院職。在京數年。得與南北豪傑聚首。帝都縱談世局。時海外新書輸入日盛。一日先生得以略窺世界大局一二。繼又有日俄之戰。風潮激刺。先生慨然有去國之志。遂棄官歸。與學友會元黃叔沆。進士陳季怡二先生。作南洲之遊。到平定。適省官方攷覈。士子題爲「至誠通聖」詩。名山良玉賦。先生與黃陳二先生合著一卷。署名爲陶夢覺。其至誠通聖詩云：「世局回頭已一空。江山無淚泣英雄。萬民奴隸彊權下。八股文章醉夢中。長此百年甘睡罵。不知何日出牢籠。諸君未必無心血。憑向斯文看。」通乃先生所手草也。翌日遂攜手南往。一路直到潘切汛。

時俄國軍艦因海戰失敗。逃避於潘切汛口內。先生與黃陳二先生以好奇之心。顧一小船載鷄蛋花蕉等物上船販賣。因便查看軍艦失敗情形。以言語不通。終無所得而歸。然因此而先生欲東遊之志。遂勃勃弗可抑。忽聞乂安潘巢南先生出洋。先生遂踵而隨之。因海禁嚴密。無從得一出口護照。乃變裝作工人。隱於火船之炭倉。遂脫於險。抵廣洲灣。先生上岸觀覽。得同國人某某代爲之剃頭髮。磨黑齒。并購華服裝作一華人。乃復下船。直至香港。同船者不知先生乃一亡命人。時以華語相問。先生茫然一似聾啞者。然有一客熟視之。疑其有異。時細察先生舉動。知爲非常人。又見其不識言語。疑必其爲越南人。乃取筆紙就近與先生筆談。先生初佯爲不知。徐察其誠。乃與以紙墨。絮談詳述亡命之顛末。客深爲之感動。事事照拂備至。先生又問客安往。客以東遊留學對。蓋客乃雲

南留日學生李某。因暑假回國。今復東渡就學也。先生因此又決志與李某東渡觀察日本戰勝後之現狀。李某甚贊成其事。

抵港後李某與先生偕住一客棧。遨遊旬日。讀者猶記千九百零五年香港中環海岸有華其服辦其髮徘徊遊覽而不知一華語者乃先生其人也。李某見先生天涯憔悴慷慨行吟欲有以解慰之。因介紹與世界公益報主筆黃某攀談之後。黃某又爲之繕介紹書以介紹於日本諸相識者。故先生東渡之舉。李某與黃某寔多有力焉。

無何先生偕李某下船東渡同船十餘日。以筆墨時相贈答頗不寂寞。抵橫濱後李某爲之尋訪梁仁公住所。先生遂得與巢南先生相晤。天涯遇故知。二先生之喜爲何如也。

先生與巢南晤後歷述內外情勢。先生志於內。巢南志於外。各分責任。竭力誓爲祖國効命。暇時復偕携手遊覽各名勝。藉慰天涯淪落之悲。所難堪者滿目蒼茫異鄉風雲。南瞻故國無限依依。二先生於此時復各吞聲痛哭。淚涕交加。日人在傍觀之不知其爲何許人也。

先生留東數月。復整歸裝。一路風波。安抵海防。竟無有一人知之者。先生之爲人機警可於是一驗化國民之說。一時國語學校林立。并羣斥科舉學之腐敗者。乃先生鼓吹之力也。時先生每到一處演說。指畫利害。聽者如堵。省臣疑其有異。時飭質問。先生抗然自陳。殊無一點畏懼之色。一時官吏之威鋒爲之挫折不少。繼又上書於全權大臣。指斥時弊。其略曰。

署著作候補潘周楨爲條陳越南危急情狀。竊見大法國自保護南國以來。橋梁道路之修治。火車汽船之交通。以及電報郵信之傳遞。皆有利益於南國。在人耳目無容誣者。然其間容有不得不言者。則官場之流弊。民間之積瘼。風俗之胥淪。凡關於南國之大命脉者。一切置之度外。聽其敗壞而不問也。數十年來大臣偃仰於廟堂之上。而以虛應故事爲盡職。外吏橫肆於閭閻。而以奔走趨媚爲盡能。奔競成習。而士夫廉恥之道喪。剝削日深。而窮民生息之路絕。至今國事蕭條。鄉民流散。風俗頽敗。禮義蕩然。四十餘萬之國土。二十餘兆之國民。駸駸乎由半開而復返於野蠻之位置。國內有識之士。懷國土沉淪之痛。抱族類消滅之慘。呼號奔走。不可謂無人矣。然而勇者委身海外。獨痛哭而不歸。怯者縮首鄉村。甘緘默而不出。未有一人敢向保護大臣之門。披肝滴血。聲官場之虐鳴。窮民之苦。使南國數十年官吏之情弊。國民之愁慘。不能一達。保護大臣之耳。致南國今日成一敗壞不可救療之死病國。則南國士夫之罪也。而亦由誤解保護以虐待南人爲獨一無二政策之說。有以致之也。卑辭官數年。南奔北走。民情吏弊。目見耳聞。以及保護國之所以待南國人。與南國人對保護之輿論。無不聞而識之。不敢畏縮。輒以自陳。保護大臣聞之。諒亦墜淚痛心。首肯而不忍拒也。今南國除官場中人外。其他無論智愚賢不肖。皆曰保護國虐待越人。曰不以人類待越南人。見南國官吏之不以民事爲意。而反虐其民也。則又曰此皆保護國放之肆之。使自相魚肉以速滅其類。蓋將以爲殖民計也。數年來士夫之議論。閭里之歌謡。無不異口同聲。南北一轍。而又顧其智不足以自存。力不足以自立。則又引領蒿目。而望諸不知誰何之強國。曰庶幾其來救我乎。嗚呼。蓋數十兆之國民。數十萬讀書之士。而昏昏蒙蒙。柔柔軟軟。不能相愛相親。相生相養。惄然於強權。

盛行優勝劣敗之世界。計無所出。而爲此如醉如夢之嘆語。其民智抑亦可憐矣。然數十年舉國之智愚貧富無不卵翼於保護之肘下。至于今日。使之生計路絕族類蕭然。而出此急不可待之下策。誰寔爲之。生此厲階。保護大臣不可不深思而細察之也。

致弊之由其故有三。一曰保護國家容養越南官吏致成姑息之弊。一從來保護國之於屬國。大抵置二三大臣與屬國政府統其大政。其他地方官吏雖設保護官。而勢不得不。用其國之人以共理其國事。治其國民。國事之治不治。國民之安不安。視其國之人能不能才。不才何如耳。南國四十年來國運頽靡。上下恬熙。法制蕩然。人才盡絕。上者循資積歲以致高位。下者奔走貨賄以躋官階。士夫效尤相沿成習。其求仕者。囁口趨足日伺候於權門。其在貫者。藉勢擁權。肆武斷於鄉曲。其他則飲食男女之外。一事不知。農工商賈之間。風流自詡。此又比比皆然。下而求之城市之間。鄉村之下。強者黠如狡兔。懦者蠢如豚豕。貪奸愚詐。無所不爲。剝削鞭笞。毫不敢怒。舉國蠕蠕。人格斷絕。此亦目前現狀。非敢過言。以欺一國之人也。夫以此頑劣之國民。無論官民士庶。惟有確定刑罰。防範截然。使之相安於法律之下。然後驅之上於進步之途。庶可使相安相養而已。保護政府相處日久。非不了然。而又知南國俗之不可驟變。而國人之不足與有爲。勢不得不代操其國權。仍使自存政府。自存官吏。求足以傳其命令。供其租稅。而國事國民非所問也。亦曰吾將以越南治越南而已。其間亦有進退一二大臣。斥逐一二官吏。然而去者不能辦事。而來者亦未見其能辦事也。斥者奸貪無狀。而補者亦未必其廉潔自持也。况今日革斥則他日超陞。甲地干抽則乙地輪補。醜聲劣績。庸何傷乎。南國官吏見保護容縱而不苛責之也。久而相習。視爲固然。放肆者益放肆。惟日求賄賂以

得官頹惰者益頹惰。惟日思緘默以保位。衣冠濟濟。車馬紛紛。問其官銜。則曰越南政府大臣也。越南地方大吏也。炤例會商。逐日聽訟而外。問之。以一國一省之利病。而一無所知也。問之府縣。則曰某府官也。某縣官也。催補租役。迎接貴官而外。問之。以一府一縣之利病。亦一無所知也。至於苞苴。之公行錢財之索擾。則又無上無下。莫不公然視爲官場應有之權利。雖有人言亦弗恤也。嗟夫。越南國民。雖曰人格低劣。民智未開。然使數百年來頽壞至此。則族類消沉亦已久矣。安能獨立千餘年。屹然爲南方一大國。而生齒日繁。至今尙龐然爲一大民族也。而保護屬地遍於五洲。使處置皆然。則人又何樂而死心相從也。嗚呼。南國法律。雖不平允。而馭吏之條。尙能節取以制官吏。今乃取獨一無二酷慘之刑。以繩束愚民。而官吏則法網空疎。堤防橫決。致使奔溢四出。而不可窮極。則保護之容養官吏而姑息之弊。有以毒之也。

二曰保護薄視。越南國士民。致成隔膜之弊。一大法國與南國相處日久。見官吏之貪詐。士民之愚蠢。風俗之頹敗。惡其無國民之資格也。故凡錄諸報紙。傳之書信。以及談笑議論。無不厭之惡之。目之野蠻。比之豚豕。不惟恥之不引爲平等。而且恐近我而汚我也。數十年來。無論或官或紳。有罪無罪。苟逢法官之怒。無論或官或民。皆遭奇辱。而貧民之雇工。鄉民之應役。爲法國人所打傷而踢死者。又屢見不一見也。南北傳說。甲乙互語。衆聽之餘。有人心者。無不駭愕憤恨。以爲法國以禽獸待我也。以木石視我也。特敢怒而不敢言耳。於是村民之無知者。畏之如天神。懼之如雷電。避之惟恐不遠。而士夫之稍知廉恥者。又以仕宦爲畏途。惟有急於仕進。迫於身家者。或受之若忘。而時遷事過。清夜捫心。往往時發憤愧語。徒以身在局中。無可如何。習而安之。非盡皆喪心貪污而樂辱也。卽

至今日安南官吏無大無小與法官相接見者莫不縮縮瑟瑟毛髮竦竚惟恐應對不合違法官之心以取暴怒而鄉村之下官吏紳士出門數步偶遇法國人無論爲官爲兵爲商惟有俯首帖耳疾足而過惟恐不速蓋懼其將辱我而打我也夫以兩國之人共處一土而情意隔若雲霄疎遠若此無怪乎求官職者日接保護大臣之門而國中見識之士不敢過而訪其庭也爭詞訟者或一見公使之面而民間愁悲之聲未嘗聞風而一達其耳也嗚呼以貪詐無恥之罪加之安南人夫復何辭然一國之大數十兆之衆豈無一二二人可與指陳利害有益於國家者而保護國一切薄待之卑恐相居愈久相離愈深求其兩情無間益見其難耳昨閱大越新報謂越南人現居日本者約二十人夫二十人中未必無一二二人稍知安南窮困之現狀者且其去保護大臣與本省公使之居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不過三五十里耳乃以數千年不出戶限之國民寧捐親戚棄妻子越重洋以遠適千年不通聞問之異國痛哭悲號以吐其胸中鬱抑不平之氣而决不敢向保護大臣與公使之門而一陳其苦衷也則保護國之薄視安南國民而隔膜之弊有以驅之也

三曰安南官吏因其離間致成虐民之弊。一保護國之於安南國民情意不通利害相絕與夫官吏之放肆既如上所陳矣然使無間隔乎其間一旦保護大臣或以久居之故而悉其情士民或以不堪之故而斥其弊則西南一體彼此了然而官吏無所容其奸恐亦官場之所大不顧而思有以離間之也又知保護國之官所好者在收足租稅催清搜役而其所惡者在阻截官務糾衆陰謀也官吏於是於保護之所好也殫心竭力奔走趨媚以應之雖剝民皮吮民血削民骨而亦所不顧及坐而制其一省一府一縣也窃勢以嚇愚民藉威以壓士類恐士民有怒而抗之則又因保護國官之

所惡者而誣陷之。不曰恃其豪富。圖謀阻截。則曰陰糾紳士。恐有別情。數語糊塗。全無確據。保護不知其妄而信之。因而累身家。罹罪案者有之。或有明知其妄而不信。又以其能辨官事而亦不之罪也。由是民情愈隔。士氣愈衰。官勢愈盛。府縣之間。擇把而食。凡關詞訟。盜刦民命諸事。無不藉事取財。情弊百出。他若問學堂也。閱一省之學堂多少。問蠶桑也。問有情願養蠶聽其由官領取。問鬪粟也。農家有好粟聽其就場鬪巧。問全年丁田數目也。問全數男婦老幼也。與夫保護國官之往勘。醫師之種痘。以及貨項。擡載各款。在保護官視之爲不甚擾民之事。而在官吏一則曰事關交涉。二則曰催務緊急。飛飭四出。擾索騷然。一迎一送之頃。一開一結之間。而總里之罰款。衙門之鄙規。呈報開結各有例錢。省府縣莫不皆然。其銀錢已累累如山矣。故數十年來在民間爲愁苦不堪之事。一入衙門官吏。每每居爲奇貨。而無論事之大小緩急。苟一得保護國官之一片紙。莫不珍之若拱璧。藉之爲護符。蓋喜其爲我充官囊也。甚而衙門小吏。總里猾民。見者垂涎。羣思染指。懷金銀向都向省。以求些小一職。啜其餫餘。而亦足以肥身家也。則窮民困難之情狀。大可見矣。徒以積威之下。不敢告訴耳。一二紳士。非不知之。以身在局外。迹屬嫌疑。莫肯過問。大臣大吏。雖或知之。又以姑息賄賂之故。置若罔聞。而保護國官。則以情意不通。利害相隔之故。而亦不之知也。至於今日。民窮財盡。貧富俱困。饑民塞路。盜刦紛然。怨謗繁興。事勢岌岌。國內之士。或唱學歐書。或請廢科舉。或糾集商會。蓋欲救百分之一二耳。而官吏又惡其與己相敵。也不斥爲狂妄。則指爲陰謀。其離間誣妄之言。日接保護大臣之耳。諒亦屢聞而不一聞也。嗚呼。南國無論爲野蠻爲半開。而數千年文字相傳。詩書具在。莫不以愛民爲功。虐民爲罪。而官吏又皆讀書識字之人。何至列

官場爲市肆。視人民爲魚肉。指憂民爲狂言。目興利爲反逆。而今則黑白不分。是非混亂。肆行放言。毫無忌憚。則官吏因其隔膜而離間之弊。得以行之也。向上三弊。姑舉其一二耳。至若官吏柔媚之巧。亢暴之奇。使歐洲技巧之士。百思而不得其解也。愚民饑寒之狀。愁苦之形。使歐洲善畫之士。百摹而不肖其似也。然此特保護國容。養官吏薄待士民。致官吏因而虐民耳。若夫保護經理安南之政策。容有可議者。則不教以生業。開以利路。而賦稅一切加增。搜役百端。淆亂致有今日之窮困者。官吏之虐民者。十之五六。而搜役之困者。又十之三四也。南國數千年來。爲耕農之國。畜牧蠶桑。尙無專業。而工與商之缺然者。且無論也。自來上下恬熙。偷安苟且。朝無振興之事。野皆遊惰之民。貨泉不通。利路塞絕。因之百稅。莫不從輕。一遇凶荒。姑息賑貸。愚民無知。不知執業。嗷嗷待哺。坐至死亡。至今曠土遊民。彌漫全國。其政術之頽弛。民俗之愚惰。蓋從來非一日矣。自屬保護以來。橋梁道路之修繕。官兵屯堡之經營。以及官吏俸祿需費。浩繁動累巨萬。而稅款之所入。除商政各稅外。舍丁田二稅。理財之策。無所著手。誠事勢之無可如何也。然誠能得二三智識仁愛之大臣。數百廉幹之官吏。示之以心腹。隆之以權柄。相與謀畫。興利除害。移彼就此。因而闢其利路。籌其生理。然後徐而稅之。則上有利於國。下無病於民。又未始無其道也。今乃以官吏無能。鄉民多詐之故。而行一切之政。不問田之廣狹肥瘠。丁之多寡貧富。而一律取之。今年增一分。明年增一分。今年加一款。明年加一款。保護既以此爲足。國之策盡心力而爲之。官吏又以此而爲求官之路。竭膏血以足之。以目前視之。非不易爲。且多得錢也。特恐竭澤而漁之。他日難爲其繼耳。保護國財政之科。最精算法。統舉一省土地物產之所出。幾何人口。衣食幾何。人身雜用之消費。幾何。租稅之輸納。幾何。試一和盤。

打算。則財根之伸縮。民生之舒窘。瞭如指掌。無待言也。况其他銀錢擾於官吏。民力困於搜役。產物耗於天災。不知紀極。而游惰之濫食。盜刦之陰消。無論也。此而欲民之不困以死者。抑亦艱矣。至於搜役之弊。亦有不勝言者。按每丁一名。全年身稅外。公益四日公搜。十日其餘各役。皆有雇錢似亦無甚困於民者。然而鄉村之間。攘攘擾擾。此去彼還。道路相接。全無寧日。加以官吏從中作弊。放彼捉此。移甲就乙。上下其手。一從所爲。其始也。官以錢雇民。其終也。民以錢雇官。窮民因而廢業。傾產者不知凡幾。而所謂雇工錢和買錢。皆爲衙吏所侵蝕。貧民終年奔走。道路勞困。擡載而工錢之到手。不過十之一二耳。顛倒如此。而求其不流亡以去者。抑亦難矣。夫以安南今日之國民。愁苦顛連。蠢若牛馬。任人羈縛。任人鞭笞。有口而不言。垂死而不悔。臨之以保護國之威勢。重之以南國官吏之忍心。鞭朴之下。何求而不得。竊恐富者驟貧。貧者驟困。怯而柔者流爲乞丐。強而黠者變爲盜刦。數年之後。閭里蕭條。老幼轉死。不死於饑寒。則死於徒流。不死於道路之流離。則死於官吏之迫勒。至於田無人耕。役無人應。租稅無人出之一日。雖剝皮削骨。亦徒使之爲美洲紅夷之續耳。於事殊無益也。嗚呼。法皇坡峯第一爲散自由花之天使。歐人啧啧口吻。至於今不絕。至愛敵如友一語。又爲法國民婦孺所常談。今乃以亞洲數千年之舊國。一附屬於其國旗下。卽以困苦屈抑而不能自伸。保護大臣諒亦傷心慘目。夙夜焦勞。思有以拯救之。而必不使之長此終古。以傷大法國之名譽。爲他人滋口舌者可知矣。夫南國官吏之弊。賦役之繁。人民之苦。亦已甚矣。而保護至今。若不之知。抑亦晚矣。近來南北傳說。皆謂保護經理安南政策一改方針。整理民政。西南一體。以合民心。此固長久之策也。然卑屢閱東京各報。東洋全權大臣於東京會議之演說。一則曰寬待南人。一則曰開

化南人。若改刑律興學堂。其他諸事或多及之。而於官吏賦役之情弊。一不之及。海防日程主筆法  
人也。論東洋之事。洋洋數萬言。賦役之弊。言之娓娓。而獨於南國之官吏。則以爲非盡復安南之舊  
法。不可以治南國之民。其見解之誤。亦可驚也。夫保護之用。官吏以壓制南國民者。非不專且久也。  
官吏藉其威勢。爲保護。結怨於民者。非不深且重也。至今謀興利而不先除害。言治民而不思擇官。  
卑未見害不除而利可興。官不擇而民可治也。夫以南國今日之民。旦夕待死。而官吏除傳命令。供  
奔走外。一事無所知。保護大臣必欲強之。以行新政。不視爲具文。必居爲壘斷。徒見其厭飭了事。滋  
擾害民耳。施五采於糞土之牆。羅入珍於塵埃之几。幾何其不勞且拙也。此而謂寬待南人也。開化  
南人也。又何異恐童孺之啼哭而語以餅餌。恐饑民之爲盜而與之鑛山之金銀。嗚呼。適足以滋疑  
惑而垂涎以死耳。其於經理安南之政策。未見其有裨也。然卑細觀保護之政策。又似恐南國之士  
民陰圖抗拒。欲藉官吏以伺察之。刑罰以脅制之。此徒喪士民之氣。而長官吏之奸耳。於事殊無當  
也。夫愛自由謀獨立。恥爲人奴隸。以此而疑歐洲民族。固其宜也。以此而疑臣國之士民。是猶疑廢  
疾之人以越牆行刦。疑三歲之童以放火殺人。徒見其多疑耳。南國自來學術不明。風俗大壞。廉恥  
既喪。見識亦絕。一鄉一邑之間。自相漁肉。同族同胞之內。不啻仇讎。一旦苟有異志。無論無有土地  
使之自相爲守。莫之過問。不出數年。不自相報讎。則互相爭長。不錢財劫奪。則爵位欺凌。必自相殘  
殺。以至盡死而後已。決不能一日生存於今日之世界也。而何論其與誰爲敵乎。

夫安南士民不能有爲。固無容慮矣。然而謂果與保護同心一志。偶俱無猜。生死相信。則又未必然之事也。數十年來官吏之肆虐愈甚。窮民之積怨彌深。加之以賦稅之繁重。之以旱潦之災。生計既窮。死亡相迫。一困再困。莫之所終。至今怨讐繁興。人情洶洶。風聲鶴唳。動輒喧傳。特無所因。不敢起而與官吏爲難耳。一旦強鄰伺釁而發。彼此相持。貧民乘之。因而爲亂。貪者刦奪以取私財。強者殘殺以快私憤。而官吏又視其強弱以爲向背。大勢既去。疾足爭先。雖易主反奴。亦甘心而不悔。則安南今日之隱情也。若以爲爲保護出死力以禦外侮。爲安南所當盡之義務。恐舉國之人未必公認者也。雖然。此亦困於弊政。屈於積威。無可奈何。相率而走險耳。非南國之人盡皆貪鄙所至。有心也。保護誠能翻然改其政策。選擇才能。授以權柄。隆之以禮。示之以誠。相與籌謀。與不除害。剪除貪民。以生養之路。與紳士以議論之權。廣報館以達民情。明賞罰以清吏弊。他若改法律也。廢科舉也。興學堂也。置修書局也。教師範學士也。以至工商之學。技藝之科。租役之法。莫不次第改良。則民皆安。生士皆樂用。惟恐法國之棄安南而去也。而誰與爲敵也。嗚呼。以南國今日民氣之墜落。民智之黑暗。視之歐亞諸國相隔。不可以道里計。爲今日計。惟有能師我者。則弟之能母我者。則子之教化。養育相信。相親。庶存片土。以延族類。殘喘於地球上耳。蓋東西南北。無往而非倚賴也。夫倚賴一也。而謂於甲爲榮。於乙爲辱。必欲陰施陽設。焦慮苦心。擲數萬冥頑不靈之頭腦。流數萬汚暗無色之血潮。棄數萬蠅蚋不嘬狐狸不食之身尸。以易此百世不祧之奴位。而後快於心也。南國之人。雖喪心病狂。寫姤忌都忘。保護大臣而誠心寬待南國人也。必能諒卑之心。採卑之言。許以階前一坐。從容就問。

俾得以聲吐肝腑。指陳利害。庶國民有起死回生之望。南國之幸也。卑之願也。若始終以虐待南國爲獨一無二之政策。寧捐四十六萬里之國土。而必殺二十餘兆之國民以殉之。决不使南國士民有吐氣揚眉之一日。則請繩卑以衝撞之罪。坐卑以誣謗之律。械繫在前。鼎鑊在後。使國內智能之士歛足緘口。知所自謀。勿效卑之唐突妄言。以取罪戾也。則南國之不幸。而亦卑之願也。惟保護大臣命之。

〔未完〕

### ■西湖先生噩耗

西湖潘先生痛於西三月二十四日晚十點。在柴棍客舍逝世。本志司人接電。不勝驚愕。業奉電致唁。所有喪禮一切。及國民奉弔。風俗大壞。另於下期錄登。公諸衆覽。以表惜悼之意。

是國之士民是猶